通介堂經說

涵介堂經說卷三十一

徐灝學

左傳四

昭公

不有以

十七年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杜注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正義曰言不有學問之人以治其國能長久乎按勘記曰宋本能上重其國二字灝案此當讀不有以斷句以謂答賦言其明詩習禮故能久享其國也疏讀不有以國爲句文不成義

必火入而伏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愼曰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正義曰服虔注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文無重火字臧氏琳曰當從服氏本有重火字爲是梓愼以火彗之隱顯占諸侯之有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彗星隨火行已二年矣諸侯之有火災必然而無疑也若作必火入而伏爲火星入而彗伏則下文其與不然何所指乎賈景伯不重火字與漢志同灝案不重者是也火出而章火入而伏二火字皆指星火言彗星隨火出沒故接云其居火也久矣若其間參以火

災之火非唯語氣不順且既曰必火則所言災驗已显下文皆成贅設矣其與不然自指火災葢災由星孛于火而致則火災不待言矣賈杜二本與漢志合今必舍之而從服氏乃學人好異之習耳

若琴瑟之專壹

二十年傳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灝案專猶轉也廣雅曰專摶也琴瑟下轉弦者謂之轉今謂之軫軫轉雙聲文選七發注引許慎淮南子注軫轉也凡琴瑟必旋轉其軫以調其弦方可鼓若專壹則宮商不諧矣故曰誰能聽之

送亡

二十一年傳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

請待之釋文以君字絕句正義曰服虔以君上屬孫毓以君下屬杜注不明似亦上屬灝案孫讀是也送亡與藉攷相對君字當下屬甚明杜注云請君待復戰決勝負則亦以君字下屬孔說非也

無亢不衷

二十二年傳無亢不衷以獎亂人正義曰亢高也衷善也獎勸也無貴高不善之事以勸亂人爲惡也灝案元年傳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彼注曰亢蔽也此亦當訓爲蔽蓋楚使薳越帥師逆華氏名爲請受而戮之實陰助華氏故宋人之言如此亢者遮蔽之也廣雅曰亢遮也衷通作中中正也又蔽與固義近故固寵亦曰亢

寵宣三年傳石癸曰先納之可以亢寵亢猶同也杜注亢極也非是

問於介衆

二十四年傳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杜注介大也灝案介卽人之譌說文籀文大作介與介形近蓋爲書者由篆改隸故介譌爲介亦

陽不克莫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愼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釋文云陽不克莫絕句灝案釋文讀是也廣雅曰莫布也文選潘安仁關

中詩亂離斯瘼注引韓詩作莫薛君曰莫散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訓為勝言陽不勝陰為所揜也陽為陰所揜而相戰勝則其克必甚矣陽不克莫克訓為能言陽氣不能布散故將積聚也陽氣不能布散者以為陰所揜故也故其眚為旱也昭十七年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杜注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為災布與莫義同

易之亡也

二十九年傳蔡史墨曰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瀕案

易之言速也謂速其亡也史記天官書日辰與一舍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猶輕速也正義曰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非

若爲三師以肄焉

三十年傳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杜注肄猶勞也釋文肄本又作肆王氏念孫曰作肄者本字作肆者借字也大雅皇矣箋曰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案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卽所謂肆也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杜注肆暫往而退也灝案肆軍旅之名大雅皇矣篇是伐是肆肆與伐相對毛傳肆疾也肆本輕肆之義故又

訓爲疚

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三十一年傳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杜注回正心也疚病也見義則爲之釋文不爲干僞反灝案爲當讀如字不爲利回不爲義疚猶言不回於利不疚於義晉語曰若之何其回於富也韋注回曲也回於富卽回於利不疚於義不病於義也杜陸皆失之

定公

廢于鑪炭

三年傳邾子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杜注廢隋也

灦粲此爇若今之火炕故投于牀而隮鑪炭也

惎閒王室　惎澆能戒之

四年傳管蔡啟商惎閒王室杜注惎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又哀元年傳少康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杜注亦曰惎毒也戒備也灦粲杜訓惎爲毒其義本於說文然此非毒之謂也毒亂王室已屬牽彊毒澆則更不可通矣今案廣雅云惎志也惎閒王室謂其志欲閒王室惎澆能戒之亦謂志在於澆而能自爲戒備耳

季羋畀我

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釋文云世族譜季羋畀我

皆平王女也服云畀我季芊之字灝案下文言鍾建負季芊以從又以季芊妻鍾建而不及畀我若畀我別是一人不應漏略服說是也

盟以信禮也

八年傳王孫賈曰盟以信禮也杜注信猶明也灝案信古伸字言盟以伸禮也易繫辭下傳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釋文信本作伸穀梁隱元年傳信道而不信邪何注信申字古今所共用是也杜注失之

桓子咋謂林楚

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杜注咋暫也校勘記曰諸本作咋石經初刻作乍後加口

旁錢大昕云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岐訓乍爲暫乍暫聲相近疑經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梁履繩云昨字經典罕見左傳果有此字五經文字何以不收也灝案錢氏謂昨字爲後人妄增口旁是也然趙杜訓乍爲暫猶未合詞氣愚謂乍者始事之辭引申之則凡事之突如其來者皆曰乍如孟子云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及此乍謂林楚是也蓋陽虎欲殺桓子而使林楚爲御以如蒲圃桓子知之欲林楚脫已於難而未知其心卒爾與言故曰乍謂耳

如驂之靳

九年傳吾從子如驂之靳杜注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

晉爭言已從晉如驂馬之隨靳也正義曰說文云靳當膺也則靳是當胷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胷胷上有靳釋文云本或作如驂之有靳非也灝案說文云靳馬頤絡銜也鞿著掖鞥也靳當膺也纆馬紲也此駕具析言之異也渾言則通謂之鞿鞥而韁轡亦謂之靳此靳卽指韁轡而言秦風小戎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釋文引沈重云靳者言無常處誤也游環出入無定故言無常處靳則有一定者矣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正義引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此卽所謂驂之靳也蓋服馬有靳驂亦有之驂之靳貫於游環而在服馬背上服馬行則驂馬不得不行故曰吾從子如驂之靳矣杜孔

皆未得其旨

棄禮必不鈞

十年傳晉人遂殺涉佗君子曰此謂之棄禮必不鈞杜注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灝案棄禮必不鈞蓋古語鈞與均同平也言涉佗棄禮不平所以見殺也十三年傳刑已不鈞矣鈞亦平也杜注失之

三折肱

十三年傳三折肱知爲良醫灝案醫者引手切脈屈申其臂故曰折肱三之言多也此形容之辭非斷折之謂也

再禽

十四年傳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杜注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所禽欲使吳師為取之而吳不動灝案杜意謂越之敢死士為吳所禽欲使人入吳師取之而吳不動也然如此則安能動乎非其情也若越人為吳所禽則吳既取之矣何謂欲使吳師取之乎蓋句踐患吳師整使敢死士再犯其陳而禽其士卒欲以動之耳下文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臣奸旗鼓不敢逃刑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蓋吳不為動又使罪人屬劍自剄使其驚駭注目因猝敗之奸旗鼓正謂禽吳之士卒也

彤鏤

元年傳器不彤鏤杜注彤丹也鏤刻也王氏引之曰陸粲附注後錄曰彤當作彫文相近而譌也家語車不彫璣器不彫鏤案兩彫字重出則不詞陳氏芳林攷正曰家語一本仍作彤陸說非也惠氏定宇以彤為古彫字於理尤不可通作彤者是也周語器無彤鏤韋注彤丹也鏤刻金飾也賈子禮容語篇作蟲鏤建本潭本皆如是楚語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韋注彤謂丹楹鏤謂刻桷吳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赨之借字說文赨赤色也通作蟲又通作彤謹案彤者采飾之通名說文云彤丹飾也丹沙五色皆備故山海經有白丹青丹文選東京

賦曰黑丹石緇因朱沙取其獨擅其名世遂名赤者爲丹說詳書惟其塗丹雘下而形亦爲亦飾其實五采之飾通謂之形故形與鏤對文形謂塗飾鏤謂彫刻也解者多未得其義蓋此義失之久矣

易之

子西曰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杜注易猶反也顔案易讀若輕易之易言闔廬能自倹約而勤恤其民吾先大夫子常輕之而不爲意所以敗也秦策曰願王之勿易也漢書高祖紀番易諸吏陳餘傳夫㠯一趙尚易燕高誘顔師古注並曰易輕也與此義同杜注失之釋文此字無音則亦誤讀爲反易矣

繁羽

二年傳繁羽御趙羅㶚案繁讀若鞶氏也定四年傳殷民七族有繁氏釋文繁步何反廣韻曰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

司鐸火

三年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杜注司鐸宮名正義曰此司鐸雖是公小宮在公宮之後㶚案注疏說非也傳先言司鐸火而後云火踰公宮則司鐸非公宮明矣司鐸蓋官舍與公宮相近也

承

四年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

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杜注承音懲蓋楚言正義曰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纇案如此說諸大夫既懲往事當有以處此今但云懲則其事因未明而語意亦不了恐非也今案承猶持也二年蔡遷于州來今茲蔡侯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相與持之不令去公孫翩因逐而射之也承拯古通字又作抍列子黃帝篇並流而承之釋文引方言出溺爲承云諸家直作拯文選羽獵賦注引聲類曰承亦拯字也易明夷釋文拯鄭云承也子夏作抍字林拯上舉音承拯有牽引之義故訓爲持惠氏棟曰承讀爲懲經傳無文詩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毛傳承止也傳言承者謂諸大夫皆欲止之也其說亦近之惟左氏於留止之事未有言承者恐非其旨也入于家人

當是人家誤倒正義曰遂入于凡人之家卽其證

閒於憂虞

五年傳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疢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正義曰公謂羣臣云若閒暇於憂虞謂國无憂虞事得閒暇則恐有疾疢釋文云閒音閑又音閒廁之閒灝案閒暇於憂虞義有難通閒當讀閒廁之閒閒猶干也聘禮皮馬相閒鄭注古文閒作干是也干之言涉也謂涉於憂虞則有疾疢耳

何故使吾水滋

八年傳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杜注滋濁也說文玄部曰玆黑也

从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玆又曰黑而有赤色者爲玄段氏玉裁注曰玆胡涓切今本子之切非也左傳何故使吾水玆釋文曰玆音玄此相傳古音也又曰本亦作滋子絲反此俗加水作滋因誤認爲滋益字而入之之韻也艸部茲从絲省聲廣韻七之作滋一先作滋音義各不同蔡邕石經見於隸釋漢隸字原者尚書茲凡五見皆从艸則唐石經作茲者非矣今本說文茲莠𢆶篆體皆譌从茲𢆶篆段說極爲精覈玆即古玄字从重入篆文入隸變作入从絲省系之古文作糸隸變爲幺入絲者染絲也鄭注士冠禮曰凡染黑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玄則六入是也入絲爲文諸色皆可言而唯玄獨當之者以其取象

天色為最尊貴也玄者兹之省體引申為凡黑色之稱
滙菅水黑故曰兹此字僅一見於左傳而傳寫譌謬猶
幸說文引其文足以相證而大小徐本又皆誤音若非
釋文音玄則幾無可考矣今釋文各本皆誤獨葉抄本
未誤眞一字千金也世人多見玄少見兹而从艸之茲
隸楷又變為玆與兹相混其始也誤讀兹為玆繼而凡
从兹之字皆改為玆重紕貤繆遂致一誤再誤今學者
多昧此義故述其造字原委而詳說之

儆師

九年傳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傳吳子使來復儆師
注疏皆不言儆字之義瀨案儆與警同警猶起也 文王世子

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鄭注警猶起也起魯師以會伐齊也

惡賢

十一年傳右師奔齊人從之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杜注誰不如曰我不如誰而欲走注惡賢曰言止戰惡足爲賢皆无戰志灑案師既奔而能獨止戰是亦賢矣何云惡足爲賢杜說非也惡賢與誰不如相應言不必不如人亦未能勝於人耳

遺類

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灑注類謂種類猶言病根也荀子非相篇以類度類楊倞注類種類禮論篇先祖者類之本也注云類種史記禮

書正義同下文引盤庚之誥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illegible]

子我夕

十四年傳子我夕陳逆殺人逆之遂執以入杜注夕視事灝案早朝曰朝夕見曰夕子我夕入見君逆陳逆殺人遂執以入杜注執遂至朝是也夕非子我視事也昭十二年傳右尹子革夕杜彼注云夕莫見是也若解爲夕視事則於事不合而與彼注亦相戾矣

余長魋也

公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杜注曰少長育之灝案長讀如長惡長寇讎之長隱六年傳長惡不悛從自及也僖三十三年傳墮軍實而長寇讎非長育之義也

介麋

逢澤有介麋焉杜注曰地理志言逢澤在熒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釋文麋九倫反獐也本又作麇亡悲反校勘記曰石經宋本淳熙本作麋囦學紀聞昭十四年正義引竝作麋今正義本作麇灝案宣十二年傳晉魏錡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則作麋是也又案杜訓介爲大正義曰方言畜無偶曰介逢澤大處不應唯有一麋劉炫以爲一麋而規杜氏非也灝案攟文大作介與隸書介字相似而誤昭二十四年傳問於介衆介亦大之譌

廙然

十五年傳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杜注廩然傾動貌㴱案廩㾉古字通說文㾉寒也杜注非

其徒微之

十六年傳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杜注微匿也灝案說文微隱行也引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益隱行以蹤迹人謂之微古亦通作尾堯典鳥獸孳尾史記作字微言尾隨人也襄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漢書郭解傳解使人微知賊處竝與此同義

裔焉大國

十七年傳衞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杜以裔焉斷句注曰竀赤色魚勞則

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喬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正義曰鄭衆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游戲喻衛侯淫縱杜不然者以勞苦之魚比喻衛侯則方羊爲勞苦之狀若是縱恣何得比勞苦之魚也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喬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繇辭未必皆韻劉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辭矣又以方羊爲縱恣之狀而規杜過非也灝案劉光伯以喬焉大國爲何是也唯訓喬爲遠尚未合語氣顧氏炎武亦從其讀而云邊於大國亦未嘗不可通但訓焉爲於書傳罕見王氏釋詞訓焉爲於是者甚多其訓爲於者僅此及公羊孟子二條皆不必訓爲於也竊謂喬焉若狀大之辭衣祇寬博故喬有大義至鄭劉釋方羊爲縱恣

甚是魚竄尾而衡流方羊者彷徉衡挽之困追而日纔忞

耳孔沖遠以方羊爲勞苦之狀非也

公戟其手

二十五年傳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杜注柢徒

手屈肘如戟形灝案戟其手謂拳握而出其食指以指

之與戟形略相似杜以爲屈肘如戟非也

甚知伯

二十七年傳趙襄子由是甚知伯杜注甚毒也灝案杜

訓甚爲毒非也秦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王

氏引之曰說文甚字引周書曰來就甚甚卽未就予忌

之譌是也甚忌古通作甚甚知伯卽忌知伯耳

國語附

犬戎樹惇

周語上吾聞夫犬戎樹惇韋注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瀕案上文云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韋注大畢伯士犬戎氏之二君此樹惇亦當爲人名通鑑梁紀二十二魏恭帝三年突厥木杆克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宇文泰使涼州刺史史甯帥騎隨之甯曰樹敦賀眞二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衆自散胡三省注樹敦城在曼頭山北吐谷渾之舊都也周穆王時犬戎樹惇居之因以名城祭公謀父所謂犬戎樹惇能帥舊德者也

監農不易

韋注不易不易物土之宜也灝案易即孟子易其田疇之易趙注易治也韋訓失之

服物昭庸采飾顯　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周語中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韋注庸功也晜服旗章所以昭其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華蟲之屬也周旋容止也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王氏伯申曰昭庸顯明比象序順皆兩字平列庸與融通釋詁名曰融明也象之言序也繫辭傳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陸績曰序象也虞翻本作象是象與序同義文章比象言文章相次序也

瀨案易之序可釋爲象而象不可以訓序陸績意謂序者言其象也若虞翻作象自是各本異字古無訓象爲序者王說稍覺牽强韋解昭庸比象不誤惟以明爲明德順爲順禮未是傳但言明不言明德但言順不言順禮也明者明也序順當是順序誤倒昭庸顯明比象順序皆上一字虛下一字實言昭其庸顯其明比其象順其序耳

律度量衡

周語下律度量衡韋注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爲銖是爲一龠龠二爲合合重一兩瀨案粒百爲銖下脫千二百粒重十二銖八字各本皆同漢書律厤志曰黃

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又曰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案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卽粒百爲銖也粒百爲銖之下不得徑接是爲一龠使人致疑於粒百節爲龠也韋注本於漢志當據志補之

忠信爲周

魯語下叔孫穆子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灝案六德謂每懷與諏謀度詢周也咨諏咨謀咨度咨詢四事各兼有

周而列爲六德者此古人說詩斷章取義若詩之本旨則不必有六德也左傳引此詩又以咨詢度諏謀爲五善毛鄭以之說詩故多參差不合矣周咨者徧問之謂也而曰忠信爲周者蓋惟忠信然後可以謀事周咨於人而得朋友之助者以其忠信相孚故謀必有成也此非以周訓忠信於周咨見其忠信耳解詁本有二例一釋字義一說其事之大旨（詳見詩猗嗟名兮條下）若概認爲字之本義則繫矣

未既齔

鄭語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韋注既盡也毀齒曰齔未盡齔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瀕案既與幾通（易歸妹中

孚月幾望釋文云幾荀本作旣京作近爾雅釋詁曰幾近也近與及同義未旣齔謂未及齔也韋說失之又案史記作旣齔而遭之長於國語尤足證旣不當訓盡也

通介堂經說卷三十二

徐灝學

爾雅一

釋詁

艐至也

釋詁艐至也釋文艐郭音屆孫云古屆字顧子公反灝案說文艐船箸不行也从舟㚇聲讀若𦬂字義爲不行而得訓爲至者亦猶徂之爲存亂之爲治也說文㚇聲凡七字艐堫稯騣㚇葼椶竝子紅切緵亦當以子紅切爲正讀若𦬂乃聲轉也𦬂與屆聲近史記司馬相如傳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徐廣亦音介

綝攻善也

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綝彀攻穀介徽善也灝案儀若祥淑之類訓爲善者邵氏晉涵郝氏懿行疏釋已明惟綝攻二義未備今案善又讀爲繕綝攻皆謂繕治也廣韻曰綝繕也廣雅曰攻治也凡物脩治之則善故繕有善義易略例曰善邇而遠至釋文善又作繕是二字古通邵氏引類篇綝繕也郝氏引詩鄭風箋及周禮注繕之言善也又引釋文善又作繕以證綝攻之有善義而不知其讀爲繕也善爲善美之善又爲繕治之繕以一字兼二義爾雅有此例如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天帝皇王后辟公侯爲君上之君林烝爲羣衆之

羣君又讀爲群也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爲予我之予賚畀卜爲賜予之予則一字兩讀而不改其字此例千餘年未有知者至于氏引之始發也詳見經義述聞

黃髮齯齒

黃髮齯齒壽也郭注曰黃髮髮落更生黃者齯齒齒墮更生細者校勘記曰釋文兒五兮反一音如字校者云本今作齯按注云黃髮髮落更生黃者兒齒齒墮更生細者訓兒爲細是本不從齒也士冠禮疏引爾雅云黃髮兒齒與釋文合詩閟宮亦作兒此當從陸本阮太傅曰玉篇作齯瀕案齯齒之名取義於齒墮更生如小兒之毀齒士冠禮疏所引爾雅作兒齒者古本也玉篇引

爾雅作齯齒乃相承增加偏旁然說文釋名皆已有此字則其所從來久矣陸氏之意以作兒者爲正故以兒齒標題其云本今作齯者卽所據之本也釋文之例凡以所據之本爲正而兼采別本卽以所據本之字標題而注云本又作某本或作某若以所據之本爲未善而別用他本或以字體未正而審定易之則以他本及所審定之字標題而注云本今作某謂其所據現行之本作某也如釋詁云惈本今作果諶本今作忱釋訓云蒸蒸本今作烝烝慇慇本今作殷殷釋草云蘱本今作須釋木云棶本今作來釋蟲云蜻本今作青釋魚云鰫本今作鰭釋鳥云鉤本今作鴝釋獸云猨本今作蝯之類

皆指所據現行本爲說此條云本今皆作䶵亦然所云
五今反實爲䶵字作音其非後來校者之詞甚明臧氏
爲太傅分纂爾雅校勘記誤認爲校者之詞實未細辨
釋文之例此字玉篇所據爾雅已有作䶵者陸氏豈未
之見而待後來校者始及之邪若爲陸氏所已見則當
云本又作某本或作某方合全書通例不得云今作某
也以此知今之云者即其所據以作釋文之本無疑也
盧氏文弨刻釋文序亦謂孝經論語爾雅多以校者之
詞羼入之皆讀之未審唯釋畜騆下云今爾雅本亦有
作驈者此則後人所贅耳又案郭解黃髮謂髮落更生
黃者亦誤此言老人髮白轉黃耳世未見有髮落更生

貢者也

爰粵于那都繇於也

王氏引之曰於者語詞非歎詞也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其義上下相承若以於爲歎詞則非其類矣郭曰左傳曰棄甲則那那猶今人言那那也書曰皐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韻絕所說皆繆爰粵于之訓爲於書傳多有不煩訓釋那者越語曰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韋注那於也都之言諸也諸亦於也邵引孟子謨盎都君咸我績趙注都於也邵曰繇遥作由大雅抑云無易由言鄭箋由於也是那都繇皆爲於也謝棻王說是也然于那都繇雖與爰粵同爲語詞

而實兼歎詞何以言之凡爾雅之例凡同字異訓者必其義有小異乃分釋之如舒業順敘也郭注云皆謂次敘舒業順敘緒也注云四者又爲端緒遹遵率循由從自也注云自猶從也遹遵率循也注云三者又爲循行是也若義訓皆同則未有無端別出之者爰粵于那都繇於但爲語詞則不須更出爰粵于也之句矣堯典曰僉曰於鯀曰於此以於爲發聲之詞卽歎詞也于吁古字通堯典帝曰吁吁卽于也郝氏懿行引王風穀旦于差卽吁嗟也列子周穆王篇於于余一人於于卽烏呼也那爲語詞王氏引越語吳人之那不穀是也郭景純引左傳棄甲則那那卽奈何之合聲也奈何亦嗟歎詞

也都爲語詞邵氏晉涵引孟子謨蓋都君是也又爲歎詞堯典驩兜曰都皋陶曰都是也繇爲語詞邵云繇通作由大雅無易由言是也亦爲歎詞檀弓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繇也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多士曰猷告爾多士猷亦繇也皆古通耳於爲語詞又爲歎詞故爾雅分釋之如此此正古人精義所存不容偏廢王氏於林烝天帝之同聲相訓者獨具卓識而於此乃有未達何邪

謚溢靜也

謚溢靜也灝案本篇下文云溢愼也大雅文王釋文云謚愼也周頌假以溢我釋文徐邈音謚是二字古通蓋

一本作諡一本作謚而寫者併之也

隕䃠落也

隕䃠湮下降墜摽蘦落也郭注䃠猶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灝案說文云隕從高下也即墜落之義又云䃠落也引春秋傳曰䃠石于宋五今左氏穀梁作隕公羊作實葢許君見別本有作䃠者此因隕石而改从石旁實無二義䃠字疑衍

矢陳也

校勘記曰釋文戻本作矢同按廣雅戻陳也本此經當從陸本作戻灝案臧說非也廣雅序云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箸

于篇若爾雅原作戻戻陳也則穉讓無煩別箸矣此爾雅自作矢廣雅自作戻陸德明所見爾雅別本作戻者乃後人依廣雅改之耳

尸寀也

尸職主也尸寀也寀寮官也瀨案寀之言采也采謂事也本篇下文主官事者謂之寀故尸訓為寀而寀寮訓為官矣郭云官地為寀非其恉

從重也

從重也瀨案從古文作从說文从相聽也从二人二人有隨從義即有重疊義故從訓為重亦訓為隨釋親從祖從父之稱兼有重隨二義

虺頹

虺頹病也校勘記曰釋文於經後標㾯字云呼回反字林云病也此葢注作㾯頹經作虺頹淺人援經改注校釋文者因云今經注無此字矣玉篇廣韻皆云㾯馬病葢毛詩爾雅作虺韓魯詩作㾯㿉案釋文凡言本今作某者皆陸氏語而校勘記誤認爲校者之詞說見前齵齒此云今經注無此字亦陸氏自記也葢德明自以字林作㾯爲正而各本經注無作㾯故云爾臧氏以此爲校者之詞則是校者既未見經注有此字今現行各本亦未有作㾯者臧氏何以知注作㾯經作虺而妄言之邪臧氏謂爾雅多經注異字此條之謬尤甚

嚱幾烖殆危也

嚱幾烖殆危也𣻭家嚱危也一義也幾烖殆危也又一義也嚱危即嚱恑字又作謪譩莊子漁父篇苦心勞形以危其眞謂恑其眞也繕性篇危然去其所而反其性已釋文危司馬本作恑蓋嚱爲危嚱之恑幾烖殆爲危厲之危同字異訓說文嚱危也此用爾雅而不知危爲假借字也

按替底廢止也

安按替戾底廢尼定曷遏止也校勘記曰廢注疏本同誤也葉鈔釋文唐石經作底單疏本雪牕本作庡非是注按抑按也替廢皆止任也雪牕本注疏本同[illegible]

正義曰監本郭注抑按下衍按也二字今從宋本刪邢疏云按抑替替廢皆止住也與宋本同案注訓按爲抑訓替爲廢因注衍按也二字似替廢皆經所有又未審厎厎爲二字因改經厎作廢矣灝案爾雅各注疏本經文皆有廢字郭注亦並同安知非釋文后經之誤雪牕本經注重二厎字而注仍與諸本同亦未可偏據一本謂注有衍文如經文果無廢字郭但云按替皆止住也足矣何煩以抑釋按以廢釋替乃云皆止住乎竊謂諸本異同宜從其多者爲定廢字未可改也說文广部底止居也原本誤作山居今從段訂一曰下也都禮切厂部厎柔石也職雉切或作砥是厎卽砥礪字與底義別此二字形聲皆

近故多通用（或有傳寫之譌）爾雅如用其本義則底厎義别不可同訓爲止若用其借義則二字固可相通更不煩複舉由是言之廢非譌字甚明中庸半塗而廢鄭注廢猶罷止也管子内業篇飢不廣思飽而不廢房注廢止也皆本雅訓釋言云替廢也替廢同義故並訓爲止尤其明證

鬱陶繇喜也

鬱陶繇喜也郭注引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瀾案繇謠古字通徒歌謂之謠卜之繇詞亦韻語音義皆相近也但人喜斯詠繇而詠繇不可謂之喜如曰爾雅用檀弓之文則將曰鬱陶詠繇喜乎斯

不然矣疑古本但云鬱陶喜也而無繇字益或於陶旁記繇字以擬其音寫者因誤連之王風君子陽陽篇君子陶陶毛傳陶陶和樂貌釋文陶音遙方言鬱悠思也郭彼注云鬱悠猶鬱陶也繇悠一聲之轉

允任壬佞也

允任壬佞也灝案佞者巧慧之稱人之巧慧有邪有正故佞有美惡廣雅曰佞巧也巧慧者多口辯故曰禦人以口給說文云佞巧讇高材也任者治事之辭人有巧慧材力乃能任事故任訓爲佞壬猶任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阮太傅曰巧言令色之人自謂能堪當重事而積終不成是也允故訓多爲信惟爾雅有

佞義君賣曰予不允惟若茲誥不允猶自謙言不佞左氏成十三年傳寡人不佞魯語曰寡君不佞不佞謂不慧也餘見書說又案王任本一字相承增偏旁說文王象人褱妊之形工郎顗家之任脈也吳語齊簡公王史記侯表漢書古今人表作任疑爾雅本作允厂佞也誤衍任字

釋言

廩廯也

廩廯也釋文引孫炎云廯藏穀鮮絜也舍人云廩少鮮也灝案孫炎舍人俱未得其指然其所據本作鮮則是也今案鮮之言散也月令穀實鮮落謂散落也周語地無散陽漢白石神君碑作地無鱻陽鱻與鮮同蓋廩爲

露積之名篆文本作㐭上象覆葢下象圍繞之形竹篁之類也說見說文箋後乃名圓倉爲稟而加广象屋因之又名廩爲倉而亦加广故廣雅曰廩倉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葢周公取尊故穀用盛魯公次之故用燾燾讀爲幬何注燾者冒也疏云燾詁爲覆若似周書燾以黃土之類也羣公又次之故用廩然則廩爲散儲露積之義明矣

靦姡也

王氏念孫曰舍人曰靦面貌也孫李並曰靦人面姡然也郭義同說文云靦人面皃也姡靦面也今本說文靦下譌作面見也姡下譌作面靦然則靦與姡皆人面之貌而非面慙也說見說文箋疏

貌明矣小雅何人斯篇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
視人罔極毛傳曰靦姡也鄭箋曰使女爲鬼爲蜮也則
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
極時終必與女相見是靦爲人面目之貌故對鬼蜮言
之若以靦爲面慙則與詩意相遠矣又越語余雖靦然
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曰靦面目之貌是靦爲人
面目之貌故對禽獸言之若以爲面慙則又與靦然人
面之文不合矣方言㥏慙也此與靦異義而左思魏都
賦曰有靦瞢容神蘂形茹任昉彈曹景宗奏曰惟此人
斯有靦面目玉篇亦曰靦慙皃則皆誤以靦爲㥏矣又
案方言曰猾楚鄭或曰姡又曰姡獪也江湘之閒凡小

兒多詐而獪或謂之婠郭彼注皆言黠婠也方言婠字
自是黠婠之義非爾雅靦婠也之婠而釋文引以釋爾
雅誤矣灝案王氏訂正說文作人面皃是也其謂靦但
爲人面貌而非慙貌則有所扞格而不能通靦之本義
謂人面貌而慙赧之義卽在其中葢靦然對人自有懷
慙意亦有不知媿怍義玉篇訓靦爲慙又左思任昉之
文皆慚赧之義方言所謂黠婠則不知愧怍之謂也語
言文字有言在此而意通乎彼者此類是矣又方言云
㥏慙也㥏卽靦之異文王氏以爲與靦異義亦非也

釋訓

佗佗

委委佗佗美也校勘記曰唐石經先作他他後改佗佗按詩君子偕老委委佗佗葉鈔釋文作他他與呂氏讀詩記引釋文合通志堂本作佗佗非灝案它篆文作㐌也作㐌二形極相似故佗字隸變作他臧氏遠引詩葉鈔釋文與呂氏讀詩記作他者爲是而以佗爲非其未知本原也

萌萌

存存萌萌在也郭注萌萌未見所出釋文萌萌施亡朋反字或作𢡟說文心部𢡟𢡟存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段注曰廣韻引爾雅存存𢡟𢡟在也音武登切玉篇心部引爾雅同音莫耕切又曰𢡟同𢡟或作萌按𢡟[illegible][illegible]

之譌竹誤而爲艸也葸者蒠之譌門誤而爲明也又誤
而去心作萠而郭反以武庚玉篇從之又誤而以萠爲
萠而陳博士施乾反以莫登廣雅本之此展轉駁繆之
故也灝棻段說極精覈而校勘記不取蓋偶未見也此
條說文與釋文篇韻足以互相參證亟宜訂正

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

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孫炎曰籧篨之疾不能俯口
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
人常俯似之因以名云郭注同王氏念孫曰邶風新臺
篇籧篨不殄又曰得此戚施毛傳曰籧篨不能俯者戚
施不能仰者鄭箋曰籧篨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

故不能俯也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孫郭之說皆出於此案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此一義也晉語曰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此又一義也爾雅此條兼釋籧篨戚施夸毗之義則口柔面柔自指詩之籧篨戚施而言非國語所云也而毛傳乃云不能俯不能仰則豈有衞宣一人而兼此二疾者乎國語之籧篨戚施自是人疾之名與口柔面柔之義兩不相涉鄭箋謂口柔者不能俯面柔者不能仰俱是強爲傳會舍人曰籧篨巧言也戚施令色也李曰籧篨巧言好辭以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皆據本文爲解而不牽引他義較孫郭爲長灝案晉語之言籧

篨戚施皆人體病之名籧篨不能俯戚施不能仰皆項背之病夸毗體柔則似無骨者此等人今世亦間有予嘗親見之若新臺之詩則但以籧篨喻人之口柔戚施喻人之面柔大雅板篇之夸毗亦喻人之體柔皆借爲形容之辭而非謂其有是病也蓋口柔之人言語蹇澀一爲人所駁難即不復能置辭但仰面向人而已故以籧篨之病不能俯者爲喻面柔之人顏色慚赧恆俯其首故以戚施之病不能仰者爲喻體柔之人不能自立若無骨然故以夸毗爲喻耳雜訓本是釋詩舊說多所牽混王氏駁之是也然舍人李巡以籧篨戚施爲巧言令色則失之愈遠王氏顧有取焉蓋亦不知所擇

矣

釋親

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

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郝氏義疏曰父之從父晜弟者是卽父之世父叔父之子也當爲從父而言從祖父者言從祖而別也亦猶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之例父之從祖晜弟者是卽從祖父之子也族父亦當爲族祖父如下文族祖母之例灝案父之從父晜弟於己爲從父而曰從祖父者謂從祖所生之父耳父之從父姊妹於己爲從姑而曰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於己爲族姑而曰族祖姑與此文同一

例葢古人於諸大父皆稱王父不稱祖父故不嫌其混
若父之世父叔父則曰從祖祖父特重一祖字正所以
識別也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而其妻曰族祖母此祖
字亦然族父不言祖者互文見義且以下句有族父之
子相謂爲族昆弟故也又父之從父昆弟之母爲從祖
王母父之從祖昆弟之母爲族祖王母其例並同從祖
王母今之從祖母卽父之世父叔父之妻父之從父昆
弟之母也族祖王母今之族祖母卽父之從父之妻父
之從祖昆弟之母也此節文理奥曲驟讀之不能得其
條貫注疏皆略而不言郝氏亦言之不詳故爲辨之並
表於左

族父　郎父之從祖昆弟

族祖　郎父之從父　從父　郎父之從父昆弟

曾族祖　從祖　郎父之世叔父　世叔父

高祖　曾祖　祖　父　子

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

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昆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郭注四人體敵故更相為甥甥猶生也灝案甥者異姓之子也異姓之子曷言乎甥非吾家之所生也是謂外甥甥之言生也姑之子姑嫁於外之所生也舅之子母之外家所生也妻之昆弟妻之外家所生也故皆謂

之甥姊妹之夫姊妹嫁於外所適之人也而亦謂之甥者孟子所謂館甥是也是故析言之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渾言則爲平等通稱唯其通稱也故古人以甥命名如左傳之雖甥聃甥陰飴甥是也吾之姑之子自吾父言則姊妹之夫之子也吾之舅之子自吾父言則妻之昆弟之子也爾雅所以互文見義也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郭注同出謂俱已嫁詩曰邢侯之姨郝氏義疏曰左氏莊十年傳蔡侯曰吾姨也據蔡侯息侯同娶陳是夫於妻之姊妹互相謂姨也釋名云妻之姊妹曰姨姨弟也言與己妻相長弟也說文云妻之

女弟同出爲娣變姊妹爲女弟者葢古之勝女取於姪娣姊爲妻則娣爲妾同事一夫是謂同出詩碩人及左傳正義竝引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然則此有二義據詩左傳同出謂各自行嫁據說文釋名同出謂共事一夫二義俱通詩及左氏於義爲長灝案說文釋名並無同事一夫之義其訓娣爲弟者取相次弟之義耳何得以媵女之姪娣爲說此同出謂同一父母所出下文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則其夫爲同一翁姑所出孫郭訓爲同事一夫誤也辨見後

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姊

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郭注同出謂俱嫁事

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此其義也郝氏義疏曰姒者姊也列女傳有魯公乘姒是子皮之姊姊姒聲近義同娣者說文云女弟也左氏成十一年正義引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是郭所本灝案孫郭以媵女姪娣爲說遂謂同出爲俱嫁事一夫殊乖經恉此同出不但非嫁一夫且出非謂嫁婦人謂嫁曰歸不謂之出也上文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謂出之子爲離孫是出指所生而言妻之姊妹同出爲姨亦謂同父姊妹也郭云同出謂俱已嫁非是此女子同出葢謂其夫爲同一翁姑所出先生爲姒兄之妻也後生爲娣弟之婦也卽今俗所謂妯娌耳下文云長婦

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是其明證

兄公

六之凡爲兄公郭注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釋文云兄忪音鍾本今作公校勘記曰禮記奔喪注兄公於弟之妻正義曰釋親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郭景純云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今此記俗本皆女旁置公轉誤也皇氏云婦人稱夫之兄爲公者須公平尊稱也按禮記俗本女旁置公與爾雅釋文合下文夫之姊爲女公昏義注亦作女忪然劉熙釋名作兄公云公君也君者尊稱也合之皇侃云公者須公平然則此經及奔喪注本不作忪字唐石經今本作公是也或疑郭注鍾當爲忪釋

文兄妐本爲注作音經則作兄公按釋名夫之兄曰公俗閒曰兄忪俗或謂舅曰章又曰忪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引釋名云俗謂舅章曰妐言是已所敬見之忪遽自肅齊也漢書景十三王傳背尊章師古曰尊章猶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鍾姑字疑衍鍾者章聲之轉也然則公忪妐鍾章五字聲互相轉婦人於夫之父及兄皆有妐鍾之稱爾雅注與漢書注合可證鍾字之非誤矣瀨家臧氏前說是後說非也兄公呼爲兄鍾郭云語之轉是也俗作妐者蓋緣夫之姊稱女公別造此字而誤如鍾因之兄公亦作妐又或作忪皆不可爲典要至爾雅本經自作兄公郭注並無妐字不得謂釋文兄妐爲

注作音也又小顏注漢書云關中俗婦呼舅爲鍾乃章之聲轉與此各異臧氏合而一之殊牽混也

女妹

夫之女弟爲女妹校勘記曰袁廷檮云女妹當作女叔按禮記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叔謂壻之姊也（姊當作妹）夫之弟爲叔故女弟爲女叔以經作女叔故注云今謂之女妹是也若經作女妹郭氏必不如此下注矣段氏玉裁云嫂妹見曹大家女誡是漢人始有女妹之稱亦名不正之一也灝案妹本是女子之稱若夫之女弟稱妹則妹上斷無加女字之理其爲女叔之譌無疑此必當訂正者也

釋宮

東南隅謂之窔

釋名釋四隅名義云窔幽也亦取幽冥也郭景純云窔亦隱闇義本釋名畢氏沅云東南隅乃室中出入所由其南卽堂也明爽之處不得云幽冥瀕案畢說是也窔之言交也出入其由之處故謂之交禮器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卽其義交之爲窔猶依之作扆矣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徹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煑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瀕謂徹薪直雨事屬偶然且名義獨取於喪禮似亦未安孫叔然注爾雅曰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其義爲優

楣謂之梁樞謂之椳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

謂之戺

楣謂之梁樞謂之椳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戹

灝案說文云楣門樞之橫梁段氏玉裁以爾雅作楣爲誤考釋文云楣或作楣則此字之誤在隋唐以前蓋楣或書作楣與楣形似因以致誤耳顏氏家訓曰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於妒媢漢書外戚傳云成結寵妾妒媢之誅此二媢字並當作媚正與此如出一轍樞所以持門户者今俗稱門斗是也樞謂之椳者蓋爲半弧形大射儀云以袂順左右隈鄭注弓淵也門樞爲半弧形與弓淵相似故亦謂之椳矣樞達北方未詳其義郭云達北檼以爲固殊未然竊謂北古背字詳見說文箋此北方疑指樞之上方而言樞下嚮人故以上爲背蓋於上作通孔以貫門軸耳戹卽阨阸於義未合釋文云戹或作

屋似庵爲優

屋上薄謂之筄

屋上薄謂之筄郭注屋笮邢疏未詳其制瀨案說文竹部曰笮迫也在瓦之下棼上林部曰棼複屋棟也葢笮之爲物編竹片爲之略如葦薄之制故謂之薄亦謂之筄亦謂之笮施於屋下而別以竹木爲閒架排列承之斯謂之棼古者五架之屋棟梁相去疏闊作此以爲固今之軒版承塵卽其遺制承塵平置屋下此則與棟梁相切爲對刺人字形故說文訓笮爲迫笮與屋瓦相重故曰重屋複笮棼之承笮與棟梁之承椽瓦相複故謂之複屋棟泛言之則曰屋上薄耳屋上薄自爲一事故

爾雅更端別起而不與前文棟桴榱桷之類相連此其明證西都賦曰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亦以棼橑與棟桴相對布翼正指對刺人字形如兩翼也與棟梁相切故曰荷棟桴而高驤周官巾車棼蔽棼編竹爲蔽而加之以棼正與屋笮之棼相類故亦謂之棼又凡構架爲用者或謂之棚或謂之棧亦謂之棼故廣雅曰棚棼棧閣也此皆引申之義也邵氏晉涵因說文笮在瓦之下棼上而未詳其制漫云在椽上而傅於瓦者名笮不知說文所云在瓦下者乃渾言之棼既明其在棼上則渾言瓦下可也云在椽上而傅於瓦斯大誤矣瓦之下椽之上豈別有物於其閒乎又云其用諸重屋則爲複笮尤爲混沌笮之爲用與

屋瓦相重複故考工記注謂之重屋複笮豈別有所謂重屋者而爲之複笮乎郝氏懿行云薄卽簾也以葦爲之或以竹屋上薄亦然似已得之而又曰凡屋皆有笮重屋故複笮矣則其誤與邵同語經家於名物制度未能洞徹而但望文爲說未有不謬者也

通介堂經說卷三十三

徐灝學

爾雅二

釋器

斪斸謂之定

斪斸謂之定郭注鋤屬釋文斪郭巨俱反謝古侯鳩于二反灝案考工記鄭注引此作句欘謂之定句斪古今字句者曲也謝嶠音古矦反爲是說詳考工記

婦人之褘謂之縭

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郭注卽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絡落古通因名爲褘緌繫也校勘記曰釋文褘

本或作禕又作徽同按說文禕蔽厀也幃囊也孫炎注以禕為帨巾郭注以為香纓義竝當從巾李善注文選思元賦云爾雅曰婦人之幃謂之縭今之香纓在男曰幃在女曰縭與陸本正合知舊本爾雅從巾不從衣也思元賦注又引爾雅婦人之徽謂之縭與陸云又作本合灝案孫叔然以禕為帨巾李善以為今之香囊皆非是郭景純謂禕邪交絡帶繫於體得之然亦非香纓也今案此字當以作徽者為正說文云徽袠幅也一曰三糾繩也是也禮女子許嫁笄纓者笄之繫士昏禮云親說婦之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為之是也此所謂縭則東山詩云親結

其縭非一物也景純旣以褘爲邪交絡帶而又云今之香纓自亂其說矣校勘記又曰詩正義引郭注綏繫也之下有此女子旣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褘爲帨巾失之也其四十七字當爲郭注正義有申難之辭未知何時逸去旣嫁當云未嫁或作許嫁案詩正義但引郭注綏繫也餘則孔冲遠自爲論說非郭注也臧氏殊誤且此條邢氏卽裁取孔說爲疏一字不易而臧氏似未之見亦所未喻至孔云此女子旣嫁所著並不誤此正謂嫁時結縭非許嫁之以纓繫䋺也

康謂之蠱

康謂之蠱郭注米皮瀩案康古糠字蠱謂蟲食穀中米也左氏昭元年傳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杜注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蠱名曰蠱蓋蟲食穀中米如在器中然故以名之蟲食米但存其皮因之糠謂之蠱也

斧謂之黼

斧謂之黼書益稷疏引孫炎注曰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蓋以下十二字疑是孔疏申述之辭此說尚不甚誤曰如斧形曰似斧刃白而身黑未嘗直以爲畫斧也周禮司几筵王位設黼依康成注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設

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此注尤為明晰而其注覲禮天
子設斧依云有繡斧文所以示威則又自亂其說王肅
注家語五帝德篇杜預注左氏桓二年傳並云形如斧
聶崇義三禮圖輒畫無柄斧於屏且云無柄設而不用
之義後儒謬相承遂成不刊之典其實非經所有案
周禮幂人掌共巾幂凡王巾皆黼又司几筵凡喪事其
柏席用萑黼純比而觀之其義甚明幂巾既無繪繡斧
形之理若柏席以黼為純更不待言今案考工記曰白
與黑謂之黼小雅采菽毛傳同說文云黼白與黑相次
文相次則非獨一白一黑可知蓋黼者黑白相間之文
耳黼斧古字通故黼或作斧而爾雅云斧謂之黼不明

假借之理遂直認為斧鉞矣黼依亦非天子所獨士虞禮佐食無事出戶負依南面是其明證蓋於素屏為黑白文其制甚樸古者上下通用也由此推之則司几筵所謂紛純內則所謂紛帨皆縱衡為黑白文相交故謂之紛矣

革中辨之謂韏

革中絕謂之辨郭注中斷皮也又革中辨謂之韏注復分半也案景純以革中辨為復分半不如所指何物郤氏正義云辯首之革中分之謂之辨又中分之謂之韏郝說同然經言絕不言中分且辯首謂之革與此二句相距甚遠恐非承上文而言段氏玉裁云如郭說則正

文當云辨中絕謂之拳立文不當如是當云革中辨謂之拳中乃衍文顯案設說近之然亦未盡得也顯謂下句革中二字並衍蓋本云革中絕謂之辨辨謂之拳與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扂同一句法說文革部拳下云革中辨謂之拳有革中二字者蓋但言辨謂之拳則不知其為革故承上句而增之今本爾雅則又後人依說文增之者也

釋樂

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釋文曰剽郭音瓢孫匹妙反釋云剽者聲輕疾李云其中微小故曰剽

剽小也又曰棧郭側簡反李云淺也東晉太興元年會稽剡縣人家井中得一鐘長三寸口徑四寸上有銘古文云棧鐘之小者旣長三寸自然淺也郝氏義疏曰按李巡蓋以剽爲蔈蔈訓末末亦微小之言棧者俴之假音也說文俴淺也灝案郝氏謂李巡以剽爲蔈非是剽者狹側之義廣雅曰剽側也蓋鐘之中者體長而側故謂之剽其小者則短而淺因謂之棧李巡云棧淺也是也二義互證益明其微小之云似謂畧小若以爲微末則失之遠矣又剡縣所得鐘長三寸口徑四寸正是淺之確證郝引晉書郭璞傳作鐘長七尺三分口徑四寸半顯然譌謬而反以爲晉書尺寸較詳備所引釋文節

去陸氏既長三寸自然淺也之語殊爲孟浪又棧自有淺義亦不必通作俴然後訓爲淺也

釋天

四氣和謂之玉燭

四氣和謂之玉燭郭注云道光照又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注云通平暢也邢疏引尸子云四氣和爲正光此之謂玉燭又曰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挍勘記曰文選新刻漏銘注引作四氣和爲通正論衡是應篇引作四氣和爲景星白帖亦作四氣唐石經上作四氣此作四時蓋非頫案此上句當作四氣和爲正光謂之玉燭方與下句文同一例郭注云道光照卽爲正光作

解也蓋傳寫奪之又論衡文選注白帖竝引下句作四
氣從其多者爲斷似四氣是已然如此則上句當作四
時今上云四氣下云四時蓋景純所見本如是亦非唐
石經之誤也

焚輪謂之穨扶搖謂之猋

焚輪謂之穨扶搖謂之猋風與火爲庉迴風爲飄灝案
焚輪之合聲爲庉穨卽庉之聲轉故又曰風與火爲庉
焚輪正謂風與火也扶搖之合聲爲猋郭云暴風從下
上案風從下上必有迴旋故又曰迴風爲飄飄亦猋之
聲轉莊子云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摶卽迴旋矣

螮蝀謂之雩

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郭注江東呼雩爲芓郝氏懿行曰釋文云雩今借爲芓然則雩猶芓也芓驚吁也蝃蝀映日倏然成質光氣駭人乍見驚吁也顯案郭說江東呼雩爲芓乃音聲之變隨云雩今借爲芓葢古字通用亦非其本義郝說殊穿鑿今案月令季春虹始見正當雩祭之時雩爲求雨之祭虹則雨氣所成故因之謂蝃蝀爲雩耳虹霓同物故孟子曰若大旱之望雲霓亦以望雨言

蜺爲挈貳

蜺爲挈貳郭注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顯案蜺有齧音漢書天文志注蜺讀曰齧貳古音葢讀如膩文選班

孟堅西都賦注引尸子曰虹霓爲析翳析翳卽挈貳之轉聲又轉爲嵽嵲張平子西京賦直墆霓以高居竝字異而音同李善注墆徒結切霓五結切釋文云霓如淳五結反郭五擊反單呼蜺曰齧卽嵽嵲之合聲也或曰陰陽二氣交合爲虹霓故曰挈貳此望文爲說耳

雨霓爲霄雪

雨霓爲霄雪釋文霓本或作霰郭注曰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爲霰霰冰雪雜下者故謂之消雪顏案說文云霰稷雪也言其細如黍稷也詩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正義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

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雨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成故言遇溫氣而搏也此說最明然則霄雪猶言消雪也郭亦讀霄爲消但言冰雪雜下則非矣

天根氐也

壽星角亢也天根氐也天駟房也大辰房心尾也灝案周語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淸風戒寒是亢爲天根氐爲本房爲駟心爲火天根之名與爾雅不同王氏伯申謂氐之爲本偏考書傳皆無之疑本當作亢隸書亢作亢又作亢與本字相似而譌又與天根上下互易當云亢見而水涸天根見而草木節解灝案亢與本隸書殊不

相似根柢即根本故氐謂之本其義自通王氏以爲上下互易無所依據蓋古人言星皆以數座之星合爲一名如角亢爲壽星房心尾爲大辰下文箕斗之閒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降婁奎婁也皆是也韋宏嗣云天根亢氐之閒其說當有所受國語以天根爲亢爾雅以天根爲氐各舉其一耳晉語曰歲在壽星又曰復於壽星韋注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之次然則壽星目兼氐矣

斗牽牛也

星紀斗牽牛也郝氏義疏曰牽牛即何鼓非牛星也牛六星角上歧腹下蹏廢其星微小爾雅以牽牛爲星紀

不以牛宿爲星紀也舊說多誤又下文何鼓謂之牽牛郭注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檐者荷也郝曰此申說牽牛之名以附列宿之後明星紀之牽牛卽何鼓也今南方農語猶呼此星爲扁擔葢因何鼓三星中豐而兩頭銳下有儋何之象故因名焉牟廷相曰牛宿其狀如牛何鼓直牛頭上則是牽牛人也考諸經典無名牛宿曰牽牛者天官書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瀛案何鼓亦作河鼓以其星在天河間也葢星家失傳自此始牟氏此說足訂史記之誤瀛案此說非也牛爲二十八宿之一其位與斗相似經云星紀斗牽牛也自指南斗與牛宿而言斷無舍牛宿而別舉何鼓之理郝氏未明牽牛之所以取象命

名之故以致差謬耳今案何鼓之兩旁有左旗右旗各九星今驗左旗九星二星明其三微明又四小星不可見右旗九星四星明其三微明又二小星不可見與何鼓三星屈曲相連在牛宿上望之如引繩牽牛然故何鼓謂之牽牛史記正義引孫炎云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故或名河鼓為牽牛是也此爾雅注也所云在牽牛北者承星紀斗牽牛也之文而言謂牛宿也何鼓作河鼓者張守節以史記字樣改之也云河鼓之旗十二星者蓋謂兩旗十八星而不數其六小星也析言之何鼓牽也牛宿牛也渾言之則牛宿亦得謂之牽牛且爾雅斗牽牛並舉史記牽牛上承南斗下接婺女則所謂牽牛者乃牛宿而非何鼓甚明亦無慮其相混也牟氏讀史未詳反以為誤而郝氏因之遂併誤解爾雅胥失之矣

錯革鳥曰旟

錯革鳥曰旟郭注此謂全剝鳥皮毛（全字依汪容甫校定本）置之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瀨案景純以革爲皮革遂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因刪曲禮載飛鴻之飛字殊誤矣小雅六月正義引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縿也鄭志荅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其義少優說文亦曰旟錯畫革鳥其上（今本畫革字誤倒）以進士衆惟鄭孫訓革爲急猶未達革之字義瀨謂革卽斯干詩如鳥斯革之革毛傳革翼也葢鳥張兩翼謂之革飛之象也錯革鳥者錯畫飛鳥之形於縿也錯革鳥曰旟與交龍爲旂句法相似錯猶交也（載飛鴻說見禮記）

釋地

江南曰揚州

江南曰楊州校勘記曰雪牕本元本閩本同釋文唐石經單疏本監本毛本作揚州五經文字云楊木名揚舉也州名取輕揚之義亦合作此字俗從木訛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揚如字激揚也或作楊木之字非唐風揚之水石經魯詩殘碑作楊按廣雅釋言云楊揚也據此知尚書周禮爾雅揚州字詩王風唐風揚之水字本皆從木其義爲輕揚激揚陸德明張參輩以從木爲非故經典定從手旁其實非也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則楊木楊州實一字也瀕

案臧說謬甚尙書周禮爾雅揚州隋唐以前舊本如有異同陸氏釋文斷無畧而不載今皆作手旁之揚並無異文宋十行本作楊乃傳寫偶誤而惣雪本及元本閩本因之未可偏信石經爲詩殘碑唐風揚之水作楊固非謂揚州卽以詩論亦與王風文異安知非誤至廣雅云楊揚也乃訓其本義言其木葉輕揚耳豈得據此遂謂羣經揚州字皆作楊而爲陸德明張參輩所改定乎然則史記漢書作揚者又誰改之邪若建康實錄所引春秋元命苞之文更不足辨古揚州之域甚廣所云地多赤楊者究在何處乎

釋地

邛邛岠虛

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爲邛邛岠虛齧甘草卽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郭注引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其名爲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然則邛邛岠虛亦宜鼠後而兔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蟨食之今鴈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蟨鼠音厥郝氏義疏曰邛當作蛩說文云蛩蛩獸也蟨鼠也一曰西方有獸前足短與蛩蛩巨虛比其名謂之蟨釋文引李巡云邛邛岠虛能走蟨知美草孫炎云邛邛岠虛狀如馬是皆以爲一獸司馬相如子虛賦云蹷蛩蛩轔距虛又爲二獸郭氏注

以距虛卽蛩蛩變文互言非也邛邛距本二獸故王會篇云獨鹿邛邛善走也孔晁注邛邛獸似距虛負蟨而走也又云孤竹距虛孔注距虛野獸驢騾之屬穆天子傳云邛邛距虛走百里郭注亦馬屬又引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則皆以爲二獸子虛賦張揖注曰蛩蛩靑獸狀如馬距虛似驘而小其說是矣灝案據爾雅說文是蟨與邛邛岠虛比齧甘草者蟨也負而走者邛邛岠虛也而逸周書子虛賦則皆以邛邛距虛爲二物張揖云蛩蛩靑獸狀如馬距虛似驘而小其說更分晰當有所受之竊謂邛邛岠虛以四字合爲一名恐非古所有岠虛二字急語之則成蟨然則蟨者岠虛之合聲耳蓋邛

邛善走而歫虛善齧甘草二獸相附而行遂以邛邛歫虛連稱矣

釋丘

方丘胡丘

方丘胡丘郭注形四方邵氏晉涵曰丘形自然方者名胡丘淮南墬形訓有和丘胡和聲之轉郝氏懿行曰釋名云圜丘方丘就其方圜名之也漢志山陽郡有瑕丘表記鄭注瑕之言胡也是瑕丘即胡丘灝案胡瑕和聲之轉胡丘即瑕丘亦即和丘二說皆是也然邵謂丘形自然方者名胡丘則誤郝氏但泛言圜丘方丘而亦未詳胡丘之名義今案方丘胡丘當爲二名方丘即郭

景純所云形四方者也胡亚蓋上廣下狹漸殺而下也左傳華不注之比說文肉部曰胡牛頷垂也蓋牛頷下至頸有垂肥謂之胡詩豳風狼跋其胡老狼有胡也史記五帝紀龍垂胡髯龍亦有胡又如鵜胡鶘胡之屬皆以頸有垂胡而名之也引申之則凡物之曲垂如胡者皆曰胡故旗旛之胡戈戟之胡並以胡稱皆曲垂而下者也比物醜類以求之則胡亚為上廣下狹曲垂如胡可知矣

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亚

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亚灝案此篇通釋亚之名義諸亚皆非人所為何獨於此言之且京人力所作固與亚

無涉又何以相提竝論乎葢此京謂京陵丘謂丘壠京陵高大築之而成故曰絕高爲之京丘隴則依山阜爲之故曰非人爲之丘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辨京陵杜注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呂氏春秋禁塞篇爲京丘若山陵高注戰鬬殺人合土築之以爲京觀故謂之京丘

洒而高　夷上洒下

望厓洒而高岸夷上洒下不漘郭注洒謂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王氏念孫曰洒者峭也語之轉耳邶風新臺篇新臺有洒毛傳曰洒高峻也峻亦峭也水厓之形旣峭而又高者

則謂之岸曰望厓洒而高則洒字自指厓言之夷上洒下亦指厓言上陂陀而下峻峭也狀如人之脣故謂之漘郭以洒爲水深非也灝案王氏訓洒爲峭謂其狀如人之脣故曰漘是也字當作陗惟以夷上爲陂陀非是洒亦非峭之語轉段氏說文注以洒爲陖之假借字並非也今案洒者陁之假借也說文云陁小崩也丈爾切與洒聲相近上林賦巖陁甗錡吳都賦崩巒陁岑今文選本陁作爲陁皆其義陁謂厓下瘦削也陁之本義訓小崩引申之則凡瘦削如崩缺者皆謂之陁陁之言迆也自上漸削而下邐迆然也厓洒而高言其下瘦削而體高陖夷上洒下謂上平下削如人脣下之形不發聲也凡字之从

省者多弱小瘦側義故李巡孫炎並云平上陗下故名滑爾雅此文卽岸字之本義說文云岸水厓洒而高者洒字原脫今從段補本用雅訓又曰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呼旱切厂岸實本一字厂象厓岸之形卽㫄上洒下也古人言岸幘亦取其形葢岸幘畧如今之風帽厂之字形似之也

外爲隈

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校勘記曰釋文隈作鞫云如字字林作垠云厓外也詩公劉芮鞫之卽正義曰釋丘隩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鞫是孔穎達所據李巡本作鞫與釋文正合其誤始於

開成石經也公劉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則鄭讀爾雅與李巡同灝案此文毛詩自作芮鞫爾雅自作隩隈雖其義得兩通而文字各不相涉詩正義所引爾雅隈作鞫者孔沖遠就毛詩本文以改之耳非古本有如是也疏家凡徵引他書文字如有異同多以所說之本經爲主往往而然今爲互證以明之左氏閔二年傳正義引釋丘曰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孫炎云內隈曲裏也此亦孔沖遠所據之本也而其本正作隩隈並無鞫字其證一也邢疏云隈當作鞫傳寫誤也是邢氏所據爾雅亦作隈其反以隈爲誤者由於識斷未精耳校勘記所據宋十行本及唐石經單疏本雪牕本並與

那同是名本皆作隈無少差異其證二也郭注隩隈云今江東人呼浦爲隈此從校勘所引文選注訂淮南子云漁者不爭隈其注內爲隩外爲隈云別厓表裏之名是郭景純所據亦與今本同其證三也說文水部云澳隈厓也其內曰澳其外曰隈義卽本於爾雅雖澳字从水有異而作隈則甚明是漢人所據爾雅亦無作鞫者其證四也世儒所以深信爾雅隈作鞫者以陸氏釋文爲據也而不知細加檢勘則釋文之譌繆尤爲顯然何以言之陸氏之例凡所標目先舉經文次及傳注今爾雅本文及郭注皆無鞫字則釋文所云鞫如字字林作坭者安從出之耶若別本有作鞫者則當云隈本又作鞫不得如此

稱述也然則釋文今本爲淺人所改無疑其證五也淺人因見詩正義引作鞫謂李巡本實如是遂改釋文以合之而於陸氏著書之體例有所弗顧矣由此觀之則毛詩自作芮鞫爾雅自作隩隈明矣隩之與隈同爲一厓一水其曰內者指厓之曲中而言所謂外者卽曲之兩畔也厓之曲中爲最深處故曰隩隩者奥也其兩畔爲厓之盡處故曰隈厓之兩畔謂之隈弓之左右亦謂之隈其義同也大射儀以袂順左右隈鄭注隈弓淵也考工記弓人曰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與隈同杜子春謂角之中央與淵相當是也詩鄭箋云水之內曰澳水之外曰鞫鞫之言掬也厓之兩畔如人兩手相掬然也與爾雅文異而義同當各存其異不必混而一之也

涘爲厓窮瀆汜谷者㵐

王氏念孫曰此篇自望厓洒而高岸以下皆釋厓岸之名故篇末題曰厓岸此云涘爲厓窮瀆氾谷者溦者言水厓謂之涘其窮瀆之厓則謂之氾通谷者之厓則謂之溦氾溦皆厓岸之名非溝瀆之名也對文則氾與溦異散文則通故廣雅曰湄氾厓也湄與溦同淮南道應篇公孫龍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氾高注曰氾水厓也班固幽通賦芉彊大於南氾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是氾爲厓也釋文曰溦本又作湄亡悲反釋水篇水草交爲湄釋文曰湄本或作溦亡悲反則湄溦是一字釋名曰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秦風蒹葭篇在水之湄毛傳曰湄水隒也說文曰隒厓也是溦爲厓也氾與微皆厓

之名故廣雅湄氾同訓爲厓義本於爾雅也而郛釋谿
瀆氾曰水無所通者釋谷者澂曰通於谷（水經濟水注引作通谷者澂引注文作水邊通谷）則是以窮瀆爲氾通谷者爲澂說文亦曰
氾窮瀆也若然則氾澂當與谿谷溝瀆同列於釋水胡
爲與濟隩墳涘同列於釋丘而總之以厓岸之名乎斯
不然矣灝桼王氏謂水厓謂之涘是也然涘自指水言
不得以爲厓名其云氾澂皆厓岸之名並誤矣說文云
厓山邊也山邊謂之厓其有水者則曰水厓廣雅云湄
氾厓也此指水厓而言涘爲厓者言厓下之水也窮瀆
有水則謂之氾水通谷者則謂之澂窮瀆與通谷皆連
類及之豈得以厓下有水歸之釋水篇乎淮南書云航

在一氾正謂丹在水中班孟堅云華彊大於南氾亦泛言南方濱水之地也豈皆在厓岸之謂乎至毛傳云湄水隒也水隒猶水厓也更不得去水字而以湄爲厓岸之名也釋名以眉釋湄謂臨水如眉臨目此但渾言命名之義若以厓臨水眉臨目相對而謂湄爲厓斯益膠固矣郭注並不誤說文所訓乃其本義不得輕相駁難也

釋山

小山岌大山峘

小山岌大山峘釋文峘胡官反一音袁埤蒼云峘大山又音恒瀨案胡官反是也亘與亙俗書相亂故誤音恒

亘者回旋之義言小山般桓而及於大山也說文云駁馬行相及也讀若爾雅小山駁大山峘駁岌竝與及通

宛中隆

上正章郭注山上平又宛中隆注云山中央高灝案釋丘上正章丘又宛中宛丘與此文義竝同郭景純皆以宛中爲中央高固誤郝氏義疏於釋丘篇中據詩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又釋名云中央下曰宛丘以正郭氏之誤是也而此篇疏云宛中隆者謂中央下而四邊高因其高處名之爲隆與釋丘之宛中義同名異彼據中言故曰宛此據外言故曰隆矣如其說則是同一宛中而名義兩歧彌爲不妥蓋亦未詳其義而漫爲調停

之辭耳今案隆者豐大之稱說文隆豐大也引申之義爲高爲盛因之凡圓頂謂之穹隆宛中隆者下視穹隆然也隆从降聲故有降下義凡言隆殺猶降殺也

翠微

楊慎丹鉛總錄曰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即翠微詩傳授字各不同爾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左思蜀都賦鬱葐蒀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孟郊詩山明翠微淺東坡詩來看南山冷翠微皆有意態足以發詩人及爾雅之妙詮灝案卒聲隹聲散聲鬼聲古音同在脂部升庵謂爾雅之翠微卽詩之崔嵬是也其

說翠微字義則未然翠微卽崔嵬之異文故曰未及上言其崔嵬高峻也蜀都賦注緣詞生訓詩家因其字面鮮華故相承用之不足爲據也

厜㕒

崒者厜㕒郭注謂山峯頭巉巖灝案厜當作𠩽字之誤也𠩽篆文作𡐍與壓形近𡐍卽厜字㕒从義聲義从我聲古音在歌部𠩽㕒卽嵳峩之異文其轉語爲崔嵬釋文本或作𠩽㕒又作嵳峩是其證

小山別大山鮮

文選吳都賦長笛賦注並引爾雅小山別大山曰嶰臧氏琳以爲所傳本異灝案李善所據爾雅本嶰字乃嶰

之譌釋文鮮或作嶰是其證鮮之言散也別離也小山離於大山故謂之鮮大雅皇矣篇度其鮮原毛傳曰小山別大山曰鮮正本雅訓鮮獻古字通月令鮮羔開冰鄭注鮮爲當獻公劉篇陟則在巘復降在原巘原卽鮮原故傳又曰巘小山別於大山也據此二者則爾雅鮮字非譌明矣月令穀實鮮落呂氏春秋季夏篇淮南時則篇竝作穀實解落其誤正與文選注同臧氏兩存其說且以釋文或作嶰爲嶰之譌疏矣

多草木岵無草木峐

多草木岵無草木峐校勘記曰釋文云峐三蒼字林聲類竝云猶屺字詩陟岵毛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

曰屺正義曰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釋文云王肅依爾雅按毛詩傳則此繆當作無草木岵多草木屺毛詩傳不誤爾雅誤也王肅解依爾雅葢以鄭箋本爲誤耳釋名云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葢所據爾雅本亦誤瀕案臧氏以爾雅爲誤則無明據徒以王肅依爾雅故耳然釋名正與爾雅同說文亦曰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從其多者爲斷自是毛傳字誤況上文多小石磝多大石礐與此二句相接則先言多而後言無亦明矣豈得顯爲左袒乎

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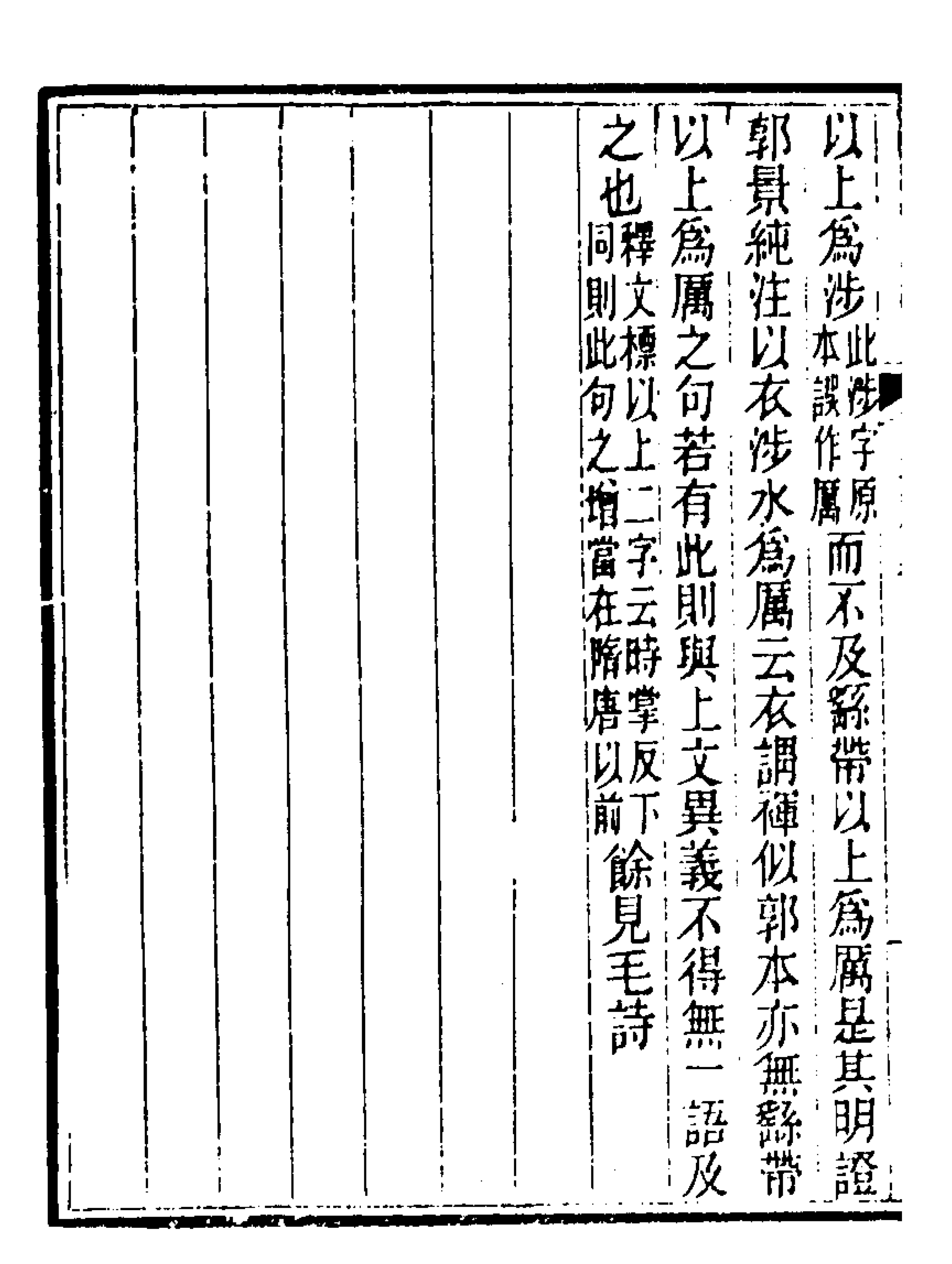
濫泉正出　沃泉縣出　氿泉穴出

王氏引之曰爾雅釋水曰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泉皆
自穴中出而氿泉獨言穴出者穴非孔穴之穴乃回穴
之穴也文選幽通賦叛回穴其若兹兮李善引曹大家
注曰回邪也穴僻也氿泉從旁出故曰穴出僻謂之穴
僻者偏也又曰仄出仄者側也穴與仄皆不正之名與
上文濫泉正出相對非謂其從孔穴中出也灝案穴有
曲折傾仄義穴出言其回旋曲折而出耳釋水云濫泉
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氿泉穴出穴
出仄出也三者參觀其義自明蓋正出者泉從頂上騰
涌而出故曰濫泉言其汎濫也縣出者由巖下向地縣
垂而下故曰沃泉如沃灌然也穴出者回旋曲折而出

故曰氿泉氿者屈曲之義也

繇帶以上為厲

以衣涉水為厲繇膝以下為揭繇膝以上為涉繇帶以上為厲瀕案以衣涉水為厲釋詩之深則厲也繇膝以下為揭釋淺則揭繇膝以上為涉釋濟有深涉也而又云繇帶以上為厲語意複沓此一句蓋後人據誤本毛傳增之詩人之意謂禮義之大防不可踰越故以深涉者譬之犯禮義而行若水至帶上即有陷溺之虞世雖有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人豈容著為定程垂諸雅訓況既曰以衣涉水為厲則不必更言繇帶以上為厲明矣考皇侃論語憲問篇義疏但云繇膝以下為揭繇膝



以上為涉（此涉字原本誤作厲）而不及繇帶以上為厲是其明證

郭景純注以衣涉水為厲云衣謂褌似郭本亦無繇帶

以上為厲之句若有此則與上文異義不得無一語及

之也（釋文標以上二字云時掌反下同則此句之增當在隋唐以前）餘見毛詩